

421179

國學方法論

史紫忱題



〈篇類分〉

編成志王明章黃



社版出教文人學

黃章明
王志成編

國學方法論叢

分類篇

國學方法論叢（分類篇）

特價 150 元

編著者 黃章明・王志成
發行人 楊霽
發行所 學人文教出版社
通訊處 台北市南陽街21～2號
 ① ② ③
電話 314-0400（專用）
 311-9388
 361-3591
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1494號
郵 機 132662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如何辦理郵購？

1. 向郵局劃撥儲金組取得劃撥單，依格式填上：
 - ① 收款帳號 132662
 - ② 收款戶名 學人文教出版社
 - ③ 新台幣：（填上書款金額）
 - ④ 寄款人姓名、住址
 - ⑤ 背面通信欄填上書名
2. 一切填好，連同書款，您把劃撥單交郵務人員辦理，您只要取得一張收據，就已完成購書手續，我們接到通知立即寄上你所要的書。
3. 劃撥單上的文字請寫端正，以免發生錯誤，使書不能如期寄給您。
4. 合計書款在十元以下，可用郵票代替現金，附在信中寄到本社，這樣就省掉您許多麻煩。

中華民國 68 年 10 月再版

序

古語說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」我們不論做什麼事，都得講究方法；否則必如大海失却南針，不徒無所適從，而且是很危險的。讀書治學，自不例外。尤其我國典籍，浩若烟海，倘不講求方法，結果定是茫無所得，不知所措，甚至往往令人望而生畏。如何免除這種現象，俾求學之士得以窺見入門的途徑，並使研究其事者，亦得有所取資，這是編輯本書的主要用意。

過去有人認為，中國人不講方法之學，此或言過其實，有失偏概；但傳統土人在這方面較少著爲文字，形諸篇章，亦是事實。幸喜近幾十年來，風氣漸開，學者專家針對研究國學之方法，設爲問題，從長加以討論者，已頗不乏人。爲使這些值得借鏡的寶貴成果，得以集中展示，方便大家的比較參照，這也是編輯本書的一個動機。

全書共分四大部份，一是「總論篇」，二是「分類篇」，三是「工具篇」，四是「書目篇」，每篇自成一冊。舉凡民國以來有關國學門徑較富見解的各種論述，均已一一挑選羅列，相信讀者看了本書的目錄和作者姓名之後，就可知道它是一套很切合實際的參考書。

書中各篇的作者，除已作古或身陷大陸者外，有的忝列門牆，有的幸能拜識，有的尙緣惺一面。茲當書成，爲表達敬慕與慨允收錄之忱，爰將其大名記載於后。他們是：林景伊先生、高仲華先生、潘石禪先生、李辰冬先生、屈萬里先生、毛子水先生、史紫忱先生、巴壘天先生、衛聚賢先生、王靜芝先生、程元敏先生、王叔岷先生、周何先生、黃永武先生、王熙元先生、王更生先生、周駿富先生、應裕康先生、沈

謙先生。

本書可說是集現代國學專家多年治學經驗的心血結晶，編者所做的，只不過是蒐集和編次的工夫而已，但即使如此，費去的時間精神仍然不少。假如讀者能從本書中得到一點幫助，那就是編者最大的收穫了。倉促付印，錯誤在所不免，尚希讀者不吝指正爲感。

編者謹識 民國六十七年十月

國學方法論叢·分類篇

經學類

一、讀經之法………	呂 氏	一
二、怎樣研究經學………	周予同	一〇
三、文字學研究法………	吳契寧	一八
四、怎樣研究中國文字學………	張世祿	二三
五、中國文字學之歷史觀及今後研究之新途徑………	趙煥文	三九
六、音韻學研究法………	羅常培	四六
七、中國聲韻學研究方法及效用………	林 尹	五四
八、訓詁述要………	林 尹	六四
九、新訓詁學………	王 氏	七六
十、最近二、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………	王國維	八八
十一、敦煌學的現況和發展………	潘重規	一〇二

史學類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十二、研究歷史的方法..... | 呂氏：一二二 |
| 十三、如何學歷史..... | 沈剛伯：一九九 |
| 十四、怎樣讀中國歷史..... | 呂氏：一二四 |
| 十五、怎樣閱讀全史..... | 張氏：一三三 |
| 十六、整理史料的一般方法..... | 張氏：一五二 |

子學類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十七、論讀子之法..... | 呂氏：一七二 |
| 十八、怎樣研究中國哲學史..... | 孫道昇：一八六 |
| 十九、中國哲學研究之一新方向..... | 唐君毅：一九七 |
| 二十、怎樣研究佛學..... | 黃櫞華：一〇九 |
| 二十一、禪學參究者應具有的條件與認識..... | 巴壘天：二三二 |

文學類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二十二、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..... | 鄭氏：一四五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
二十三、中國文學的研究法	高明	一七〇
二十四、怎樣研究中國文學史	郭氏	一七七
二十五、學習文言的要點	瞿蛻園	一八四
二十六、怎樣學詩	潘重規	一八九
二十七、談詩的研究途徑	黃永武	一五三
二十八、詞的研究法	劉麟生	三一〇
二十九、如何讀詞書	夏承焘	三二二
三十、研究詞集之方法	任二北	三三一
三十一、駢文研究法	劉麟生	三四一
三十二、小說研究法	張氏	三四六
其 他		

三十三、怎樣研究書法

陳公哲 三五四

論讀經之法

呂 氏

吾國舊籍，分爲經、史、子、集、四部，由來已久。而四者之中，集爲後起。蓋人類之學問，必有其研究之對象。書籍之以記載現象爲主者是爲史。就現象加以研求，發明公理者，則爲經、子。固無所謂集也。然古代學術，皆專門名家，各不相通。後世則漸不能然。一書也，視爲記載現象之史一類固可，視爲研求現象，發明公理之經、子一類，亦無不可。論其學術流別，亦往往兼蒐並采，不名一家。此等書，在經、史、子三部中，無類可歸；乃不得不別立一名，而稱之曰「集」。此猶編新書目錄者，政治可云政治，法律可云法律，至不專一學之雜誌，則無類可歸；編舊書目錄者，經可曰經，史可曰史，至兼包四部之叢書，則不得不別立叢部云爾。

經、子本相同之物，自漢以後，特尊儒學，乃自諸子書中，提出儒家之書，而稱之曰經。此等見解，在今日原不必存。然經之與子，亦自有其不同之處。孔子稱「述而不作」，其書雖亦發揮已見，顧皆以舊書爲藍本。故在諸家中，儒家之六經，與前此之古書，關繫最大。古文家以六經皆周公舊典，孔子特補苴綴拾，固非；今文家之偏者，至謂六經皆孔子手著，前無所承；亦爲未是。六經果皆孔子手著，何不明白曉暢，自作一書；而必僞造生民，虛張帝典乎？治之之法，亦遂不能不因之而殊。章太炎所謂「經多陳事實，諸子多明義理；賈、馬不能理諸子，郭象、張湛不能治經」是也。第四期。按此以大較言之，勿泥。又學問之光大，不徒視前人之倡導，亦視後人之發揮。儒學專行二千年，治之者多，自然日益光大。又其傳書既衆，疏注亦詳。後學鑽研，自較治諸子之書爲易。天下本無截然不同之理；訓詁名物，尤爲百家所同。先明一家之書，其餘皆可取證。然則先經後子，固研求古籍之良法矣。

欲治經，必先知歷代經學變遷之大勢。今案吾國經學，可大別爲漢、宋二流。而細別之，則二者之中，又各可分數派。秦火之後，西漢之初，學問皆由口耳相傳，其後乃用當時通行文字，箸之竹帛，此後人所稱爲「今文學」者也。未造乃有自謂得古書爲據，而皆今文家所傳爲闕誤者，於是又有「古文之學」焉。今文學之初祖，史記儒林傳所列，凡有八家：所謂「言詩，於齊則轅固生，於燕則韓太傅。言書，自濟南伏生。言禮，自魯高堂生。言易，自菑川田生。言春秋，於齊、魯自胡母生，於趙自董仲舒」是也。東京立十四博士：詩魯、齊、韓；書歐陽、大小夏侯；禮大小戴；易施、孟、梁丘、京；春秋嚴、顏；皆今文學。古文之學：詩有毛氏，書有古文尚書，禮有周禮，易有費氏，春秋有左氏；皆未得立。然東漢末造，古文大盛，而今文之學遂微。極盛必衰乃又有所謂僞古文者出。僞古文之案，起於王肅。肅蓋欲與鄭玄爭名，乃僞造古書，以爲證據。即清儒所力攻之僞古文尚書一案是也。參看後文論
尚書處。漢代今古文之學，本各守專門，不相通假。鄭玄出，乃以意去取牽合，盡破其界限。王肅好攻鄭，而其不守家法，亦與鄭同。二人皆偏於古，而皆鄭學盛行於漢末；王肅爲晉武帝外祖，其學亦頗行於晉初；而兩漢專門之學遂亡。此後經學，乃
分二派：一以當時之僞書玄學，屬入其中，如王弼之易，僞孔安國之書是。一仍篤守漢人所傳。如治禮之宗鄭氏是。其時經師傳授之緒既絕，乃相率致力於箋疏。是爲南北朝義疏之學。至唐代纂五經正義，而集其大成。南北朝經學不同。北史儒林傳：「其在江左，周易則王輔嗣，尚書則孔安國，左傳則杜元凱。其在河洛，子偃、尚書、周易，則鄭康成。詩則竝主於毛公，禮則同遵於鄭氏。」是除詩禮外，南方所行者，爲魏、晉人之學；北方所守者，則東漢之古文學也。然遠南北統一，南學盛而北學微。唐人修五經正義，易取王，書取僞孔，左取杜，而服鄭之學又亡。以上所述，雖派別不同，而同導源於漢，可括之於漢學一流者也。

北宋之世，乃異軍蒼頭特起，宋人之治經也，不墨守前人傳注，而兼憑一己所主張之義理。其長處，在能廓清摧陷，一掃前人之障翳，而直湊單微。其短處，則妄以今人之意見，測度古人；後世之情形，議

論古事；遂至不合事實。自南宋理宗以後，程、朱之學大行。元延祐科舉法，諸經皆采用宋人之書。明初因之。永樂時，又命胡廣等修四書五經大全。悉取宋、元人成著，鈔襲成書。自大全出，士不知有漢、唐人之學，并不復讀宋、元人之書；而明代士子之空疏，遂於歷代為最甚。蓋一種學問之末流，恆不免於流蕩而忘反。宋學雖未嘗教人以空疏，然率其偏重義理之習而行之，其弊必至於此也，物窮則變，而清代之漢學又起。

清儒之講漢學也；始之以參稽博考，擇善而從，尚祇可稱爲漢、宋兼采。其後知憑臆去取，雖極矜慎，終不免於有失不如專重客觀之爲當也。其理見下。於是屏宋而專宗漢，乃成純粹之漢學。最後漢學之中，又分出宗尙今文一派，與前此崇信賈、馬、許、鄭者立別。蓋清儒意主復古，剝蕉抽蘿之勢，非至於此不止也。

經學之歷史，欲詳陳之，數十萬言不能盡。以上所云，不過因論讀經之法，先提挈其綱領而已。今請進言讀經之法。

治學之法，忌偏重主觀。偏重主觀者，一時似愜心貴當，而終不免於差繆。能注重客觀則反是。今試設東門失火，西門聞之，甲、乙、丙、丁，言人人殊。擇其最近於情理者信之，則偏重主觀之法也。不以己意定其然否，但考其人孰爲親見，孰爲傳聞。同傳聞也，孰親聞諸失火之家，孰但得諸道聽途說。以是定其言之信否。則注重客觀之法也。用前法者，說每近情，而其究多誤；用後法者，說或遠理。大抵時代相近，則思想相同。故前人之言，即與後人同出揣度，亦恆較後人爲確。況於師友傳述，或出親聞；遺物未湮，可資目驗者乎。此讀書之所以重「古據」也。宋人之經學，原亦有其所長；然憑臆相爭，是非難定。自此入手，不免失之汗漫。故治經當從漢人之書入。此則治學之法如是，非有所偏好惡也。

治漢學者，於今古文家數，必須分清。漢人學問最重師法。各守專門，絲毫不容假借。如公羊宣十五年

制，與漢書食貨志略同。然漢志用周官述，解詁即一語不采。凡古事傳至今日者，率多東鱗西爪之談。掇拾叢殘，往往苦其亂絲無緒；然苟能深知其學術派別，殆無不可整理之成兩組者。夫能整理之成兩組，則紛然淆亂之說，不啻皆有線索可尋。今試舉一實例。如三皇五帝，向來異說紛如，苟以此法取之，即可分為今古文兩說。三皇之說：以爲天皇十二頭，地皇十一頭，立各一萬八千歲；人皇九頭，分長九州者，河圖，三五歷也。以爲達人，伏羲，神農者，尚書大傳也。以爲伏羲，神農者，鄭玄也。以爲天皇，地皇，秦皇者，始皇諱帝號時秦博士之說也。除縕書，荒怪，別爲一說外，尚書大傳爲今文說，鄭玄偏重古文。伏生者，秦博士之一。大傳云：「遂人以火紀，陽尊故託達皇於天；伏羲以人事紀，故託羲皇於人。」神農悉地力，種穀蔬，故託農皇於地。一可見儒家所謂三皇者，義實取於天地人。大傳與秦博士之說，即一說也。河圖，三五歷之說，司馬貞補三皇本紀，列爲或說；其正說則從鄭玄。補三皇本紀述女媧氏事云：「諸侯有共工氏，與祝融氏戰，不勝，而怒。乃頭觸不周之山，天柱折，地維缺。女媧乃鍛五色石以補天，云云。上言祝融以黃帝，則祝融即女媧也。白虎通正說從今文，以古文說爲後人竄入也。五帝之說，史記，世本，大戴禮，並以黃帝頸，帝帶，堯當之；鄭玄說多一少昊。今案後漢書賈逵傳。逵言：『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，而堯不得爲火德。』則承赤亦不得爲赤也。」則左氏家增一小昊，以六人爲五帝之情可見矣。史記，世本，大戴禮，且有時一說也，主張之者祇一二人；又一說也，主張之者乃有多人。似乎證多而強矣。然苟然知其派別，即可知其輾轉祖述，仍出一師。不過一造之說，傳者較多；一造之說，傳者較少耳。凡此等處，亦必能分清家數，乃不至於聽煩也。

近人指示治學門徑之書甚多，然多失之浩博。吾今舉出經學入門簡要之書如下。

皮錫瑞經學歷史。此書可首讀之，以知歷代經學變遷大略。

廖平今古文考。廖氏晚年著書，頗涉荒怪。早年則不然。分別今古文之法，至廖氏始精確。此書必須次讀之。

康有爲新學偽經考。吾舉此書，或疑吾偏信今文，其實不然也。讀前人之書，固可以觀其事實，而勿泥其議論。此書於重要事實，考辨頗詳。皆前列原書，後抒己見。讀之，不啻讀一詳博之兩漢經學史也，此書今頗難得；如能得之者，讀廖氏今古文考後，可續讀之。

禮記王制注疏。周禮注疏。陳立白虎通疏證。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。今古文同異重要之處

，皆在制度。今文家制度，以王制爲大宗；古文家制度，以周禮爲總匯。讀此二書，於今古文同異，大致已可明白。兩種皆須連疏注細看；不可但讀白文，亦不可但看注。白虎通義，爲東京十四博士之說，今文學之結晶也。五經異義，爲許慎所撰。列舉今古文異說於前，下加按語，並有鄭駁，對照尤爲明了。二陳疏證，間有誤處。以其時今古文之別，尚未大明也。學者既讀前列各書，於今古之別，已可了然，亦但觀其采摭之博可矣。

此數書日讀一小時，速則三月，至遲半年，必可卒業。然後以讀其餘諸書，即不慮其茫無把握矣。

古代史書，傳者極少。古事之傳於後者，大抵在經子之中。而古人主客觀不甚分明；客觀事實往往夾雜主觀爲說；甚有全出虛構者，是爲夷言。參看後論讀子之法。而其學問，率由口耳相傳，又不能無譌誤，古書之傳於今者，又不能無闕佚。是以隨舉一事，輒異說謬起，令人如墮五里霧中。治古史之難以此。苟知古事之茫昧，皆由主客觀夾雜使然。即可按其學術流別，將各家學說，分別部居；然後除去其主觀成分而觀之，即古事之真相可見矣。然則前述分別今古文之法，不徒可施之儒家之今古文，并可施之諸子也。此當於論讀子方法時詳之。惟有一端，論讀經方法時，仍不得不先述及者。則「既知古代書籍，率多治其學者東鱗西爪之談，並無有條理系統之作；而又皆出於叢殘掇拾之餘；則傳之與經，信否亦無大分別」是也，世之尊經過甚者，多執經爲孔子手定，一字無譌；傳爲後學所記，不免有誤。故於經傳互異者，非執經以正傳，即棄傳而從經。幾視爲天經地義。殊不知尼山刪定，實在晚年，焉能字字皆由親筆。即謂其字字皆由親筆，而孔子與其弟子，亦同時人耳，焉見孔子自執筆爲之者，即一字無譌。言出於孔子之口，而弟子記之，抑或推衍師意者，即必不免有誤哉。若謂經離私造，傳可妄爲，則二者皆漢初先師所傳，經可信，傳亦可信；傳可僞，經亦可僞也。若信今文經皆漢代先師所傳，即有譌誤，後人亦無從知之。若信古文之學，謂今文家所傳之經，以別有之學，則古今文先師，既不僞經，亦必不僞傳也。是以漢人引用，經傳初不立

六

別。崔過春秋復始，論漢儒引公羊者皆謂之春秋，可見當時所謂春秋者，實合今之公羊傳而名之甚詳。余謂不但春秋如此，即他經亦如此。太史公自序，引易「失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」，此二語漢人引者甚多，皆謂之易。今其文但見易緯。又如孟子梁惠王下篇，載孟子對齊宣王好勇之間曰：「詩云：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，以遏徂、莒，以箠周祜，以對於天下。此文王之勇也，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」書曰：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；惟曰其助上帝，寵之四方，有罪無罪，惟我在，天下曷敢有越厥志。一人衡行於天下，武王恥之。此武王之勇也。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」「此文王之勇也，」「此武王之勇也，」句法相同；自此以上，皆當爲詩書之辭；然

治經之法，凡有數種：（一）即以經爲一種學問而治之者。此等見解，由昔日尊經過甚使然。今已不甚適合。又一經之中，所包甚廣，人之性質，各有所宜，長於此者不必長於彼。因治一經而偏及諸學，非徒力所不及；即能勉強從事，亦必不能深造。故此法在今日不甚適用。（二）則視經爲國故，加以整理者。此則各本所學，求其相關者於經，名爲治經，實仍是治此科之學，而求其材料於古書耳。此法先須於所治之學，深造有得；再加以整理古書之能，乃克有濟。此篇所言，大概爲此發也。（三）又有因欲研究文學，而從事於讀經者。其意亦殊可取。蓋文學必資言語，而言語今古相承，不知古語，即不知後世言、語之根原。故不知最古之書者，於後人文字，亦必不能真解。經固吾國最古之書也。但文學之爲物，不重在死法，而貴能

領略其美。文學之美，祇可直覺；非但徒講無益，抑亦無從講起。今姑定一簡明之目，以爲初學誦習參考之資。蓋凡事熟能生巧，治文學者亦不外此。後世文學，根源皆在古書。同一熟誦，誦後世書，固不如誦古書之有益。而欲精研文學，則數十百篇熟誦之文字，固亦決不能無也。

詩 此書近今言文學者必首及之，幾視爲第一要書，鄙意少異。韻文視無韻文，已覺專門；談韻文而及於詩經，則其專門更甚。何者？四言詩自漢魏後，其道已窮。非專治此一種文學者，不易領略其音節之美。一也。詩之妙處，在能動人情感。而此書距今太遠，今人讀之，實不能知其意之所_{詩義之所以聚訕莫決者，其根原在此。若現在通行之歌謡，其有寓意者，固人人能知之也。}在。二也。_{詩義之所以聚訕莫決者，其根原在此。若現在通行之歌謡，其有寓意者，固人人能知之也。}故此書除專治古代韻文者外，但略事汎覽，知其體例；或擇所好熟誦之即可。

書 書之文學，別爲一體。後世作莊嚴典重之文字者，多仿效之。若細分之，仍有三種：（一）最難通者，如周誥殷盤是。（二）次難通者，通常各篇皆是。（三）最易通者，如甘誓，牧誓，金縢諸篇是。第一種存古書原文蓋最多；第三種則十之八九，殆皆孔子以後人所爲也。此書文字雖不易解，然既爲後世莊嚴典重之文字所從出，則亦不可不熟復而求其眞了解。洪範，無逸，顧命，_{兼今本康王之話。}秦誓四篇，文字最美，如能熟誦更妙。禹貢一篇，爲後世地志文字體例所自出，須細看。

儀禮 **禮記** **周禮** **儀禮** **周禮**，皆記典制之書。不必誦讀；但須細看，知其體例。_{凡記述典制之文皆然。}禮記一書，薈萃諸經之傳及儒家諸子而成。_{見後。}文學亦極茂美。_{論群經文學者，多知重左氏，而罕及小戴此皮相之論也。}左氏所敍之事，有與禮事_{引同者，二者相較，左氏尤不如禮。其餘論事說理之文，又何能如戴記之深純乎？}不可不擇若干篇熟誦之也。今更舉示篇名如下：**檀弓**：爲記事

深純。祭義，文最清麗。坊記、表記、緇衣、三篇爲一類，文極清雅。儒行、文極茂美。冠義、昏義、鄉飲酒義、射義、燕義、聘義六篇，爲儀禮之傳，文字亦極茂美。以上諸篇，皆可熟讀。然非謂戴記文字之美者，遂盡於此，亦非謂吾所指爲最美者，必能得當；更非敢強人之所好以同於我也。聊舉鄙意，以供讀者之參考耳。

易 此書卦辭、爻辭，知其體例即可。彖辭、文言、繫辭傳，文學皆極美，可擇所好者熟誦之。序卦爲一種序跋文之體，可一看。

春秋 三傳文字，自以左氏爲最美。其文整齊研練，自成風格，於文學上關係極巨。左氏系編年體，其文字一線相承，無篇目，不能列舉其最美者。大抵長篇詞令敍事，最爲繁要。但短節敍事，寥寥數語，亦有極佳者，須細看。公羊爲春秋正宗，講春秋者，義理必宗是書。論文學則不如左氏之要。讀一過，知其體例可矣。公羊之文字爲傳體，乃所以解釋經文，與儀禮之傳同。後人無所釋之經；而亦穀或妄效其體，此大謬也。此等皆不知義例之過。故講文學，亦必須略知學問。

梁文體與公羊同。

論語 孟子 此兩書文極平正，有極簡潔處，亦有極反覆排奡處。大抵論語，簡潔者多，然亦有反覆排奡者，如季氏將伐韜臾是。孟子反覆排奡者多，然亦有極簡潔者，如各短章皆是。於文學極有益。凡書之爲大多數人所習熟者，其義理，其事實，其文法，其辭句，即不期而爲大多數人所沿用。在社會即成爲常識。此等書即不佳，亦不可不一讀，況其爲佳者乎。論語、孟子，爲我國極通行之書，必不可不熟誦也。

此外爾雅爲訓詁書，當與說文等同類讀之，與文學無關。孝經亦戴記之流。但其說理並不甚精，文字亦不甚美。一覽已足，不必深求也。

六經排列之次序，今古文不同。今文之次，爲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；古文之次，則爲易、書、

詩、禮、樂、春秋。蓋今文家以六經爲孔子別作，其排列之次序，由淺及深。詩、書、禮、樂，乃普通教育所資；王制：「樂正崇四術，立四教，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。」論語：「子所雅言，而易與春秋，則爲「性與天道」，「經世之志」所寄；故其次序如此也。古文家以六經皆周公舊典，孔子特修而明之。故其排列之次序，以孔子作六經所據原書時代先後爲序。愚謂今言整理國故，視凡古書悉爲史料則通；謂六經皆史則非。
（經子解題）